



Chambre à part

分室而居

在一个屋檐下寻找两个人的空间

两个人的世界很小，只要一张小床；两个人的世界很大，似乎找不到边际。两个人的距离很近，有人同床异梦；两个人的距离很远，有人天涯咫尺。然而，空间的大小、距离的远近，都不能改变一个永远的事实：你们是两个人，两个独立的人。爱情的辩证法，就是既合而为一，又一分为二。

「法」玛丽斯·沃林斯基

Chambre
part

分室而居

第一輯 分室而居 1949-1979

1949-1979

1949-1979



「法」玛丽斯·沃林斯基 著

赵克非 译



分室而居

在一个屋檐下寻找两个人的空间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分室而居/[法] 玛丽斯·沃林斯基著; 赵克非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5. 8

书名原文: *Chambre à part*

ISBN 7-5086-0447-4

I. 分… II. ①沃… ②赵… III. 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91889号

Chambre à part by Maryse Wolinski

Copyright © 2002 by Editions Albin Michel S. A. -Pari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5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Albin Michel through Chen Feng.

ALL RIGHTS RESERVED

分室而居

FENSHI'ERJU

著 者: [法] 玛丽斯·沃林斯基

译 者: 赵克非

责任编辑: 张新华 陈竹瑶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9.25 **字 数:** 75千字

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3-7351

书 号: ISBN 7-5086-0447-4/B · 121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30年婚姻过去了，亲如当初 / 1

分室而居——美妙的结局 / 6

相爱，就是往同一个方向看 / 8

让一个男人喜欢 / 11

“我的金发小姑娘” / 16

小资产阶级味道 / 22

“你笑起来挺好的” / 27

欲火中烧 / 32

三个人分享性幻想的结果…… / 37

欲念是一种冲动，爱情是一座建筑 / 41

心有自己的理由，智慧怎能理解 / 44

棋逢对手 / 49

“你想娶我吗？” / 57

我怀孕了 / 62





他的星期二放纵日 / 68

男子优越感 / 74

“你糟蹋了我的旅行！” / 82

幽默和政治 / 89

女友不爱他，但爱“他的爱情” / 93

情人是个长着情人脑袋的人 / 100

一个男人走进我们的生活 / 104

门开了，因为有人把它打开 / 110

我爱的人和我要的人 / 116

鱼、水、太阳和生活 / 125

“昨晚你睡得好吗？” / 130

一笑置之 / 137





30年婚姻过去了，亲吻如初

医院的走廊长得要命。太窄，也太暗。我心急如焚，那走廊似乎没有尽头，总也走不完。从我离开家的那一刻起，从我最后一次吻他双唇的那一刻起，难以忍受的孤独，就像一片大漠，隔在了我和他之间。他的病是在我离开家以后突然发作的。当时他还能打电话给一个当医生的朋友，是那位医生朋友急忙把他送到这家医院来的。

头天晚上在他房间门口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他一脸的痛苦，面色灰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那副神态，使他显得苍老了许多。

那天晚上我们在埃莱娜和威廉家里吃饭。我们俩面对面坐着，我记得他还越过摆满了残羹剩饭的桌子吻了我呢。酒醉之后，大家都非常兴奋，情绪高涨，谁也不想离席。埃莱娜早已摆好了香



分室而居

Chambre à part

槟酒杯、白兰地酒杯和各种酒，酒瓶有黄色的、绿色的，也有琥珀色的，我们就不停地一瓶接一瓶地打开来喝。他旁若无人，把嘴唇紧紧贴在我的嘴唇上，其他客人正喋喋不休，都已经被酒烧得晕晕乎乎。他们对我们两个人表露感情的方式早已习惯，三十年之后我们还能用亲吻表达爱情，也许还令他们格外羡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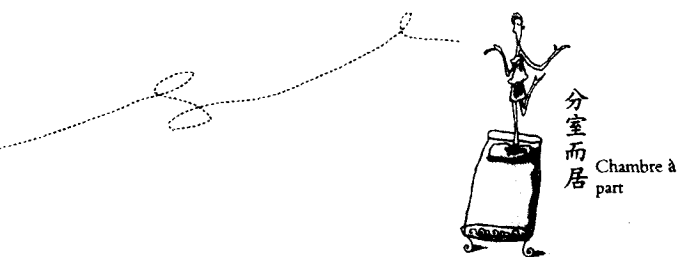
埃莱娜打开了第四瓶香槟。威廉在向客人敬雪茄。他呢，点上了这个晚上的第三枝雪茄。吻过我之后，他就一直是酒杯不离手。

“我喜欢你吻我时的那股雪茄味。”我附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我忘记了他这几天以来的疲乏。这些天他一直在抱怨，说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疼痛。

在埃莱娜和威廉家里，夜晚常常是友谊的欢乐时光，这时我们会把过去和未来统统撇开。剩下的只有现在——现在这一段实实在在的宝贵时光。我走了出去，来到小院当中，这里既是庭院又是花园。时令正是八月末，我想呼吸点夜间的清新空气。屋子里的他，说话时舌头已经不利落了，但声音很大，盖过了满屋的喧哗声。我靠近玻璃墙，饭桌就支在玻璃墙后面。他把身子转了过来，手指夹着的雪茄冒着烟。他把雪茄叼在嘴里，吸了一口，雪茄的亮光照亮了他的脸，把我吓了一跳：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暗绿色，使他的容貌走了样。我顿感不安，急忙回到屋里。

往他跟前走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个叫马克斯-亨利的老朋



友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我可能永远也搞不明白，引诱人的念头在我身上何以说来就来，连一点先兆都没有。是因为我一直念念不忘，想把我称之为“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中的永恒问题”搞清楚呢？还是因为我在有意无意地玩把戏，总想用我所掌握的才能去扮演一个引诱人的角色，让他心生嫉妒？如何引诱人，我老早（那时我大约才十岁）就会了，而且可以说一直没忘。大约在我十岁那年，我曾经注意过一个男人用色迷迷的眼神盯着我，我学会引诱人，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引诱人就像做游戏。

我坐在了马克斯-亨利坐的那把安乐椅的扶手上，他开始小声跟我说话，说个没完没了，我假装听着。我的心在别处，眼睛盯着一个人，三十年来，那个人一直在写，一直在画，一直在大喊大叫地诉说着他对一个女人的爱，那个女人就是我，我是他的妻子。那个人的眼睛已经是醉意蒙眬，脸上笼罩着雪茄的烟雾。他注意到我玩弄的伎俩以后，微微地笑了笑。他把巴拿马雪茄在烟灰缸里掐灭，朝我走过来。

“我想回去了。”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他满脸是汗，我用手摸了摸他的脸。

“不舒服了吗？”埃莱娜问，急急忙忙来到他身边。

他拥抱了埃莱娜，没有回答。发现他表情痛苦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别的人也都围拢了过来。马克斯-亨利张开两臂，把我



分室
而居

Chambre à
p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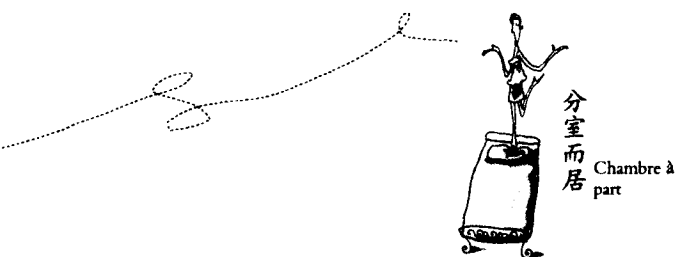
们两个人拥到一起。威廉把我们送到门口。他摇摇晃晃，一直走到停在几米以外的车子那里。

路上，到了我们住的那个街区以后，他催我快开：他疼得难受。从大楼的门厅到我们的单元房，有个三层的台阶，这三层台阶简直成了一座爬不过去的大山。我们两个，就你搀着我，我扶着你，一级一级地往上爬。我们就像两个连救生圈都没有的在海上遇难的人。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他的痛苦一时间变成了我的痛苦似的。进了屋，他立即服了几片阿司匹林——我不知道他这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因为阿司匹林活血，服了以后，动脉里的血可以流得更通畅些。我也吃了两片药，是扑热息痛。

他脱了衣服。我注意到，他动作迟缓。有两个念头把我缠住了。第一个念头是一句话，是不久之前我跟他说过的一句话。那其实是一句玩笑话。不过，我说的笑话是极少不应验的！当时他跟我说，老，任凭自己老下去，也会有一种不曾体验过的乐趣。“你知道吗？那是一种绝佳的美味呢。”听到这话，我立即回了他一句：“我不准你老，老是别人的事，不是你的事。”

回想起我当时的这种反应，让我觉得难受。要不是另一个念头也把我弄得摇摆不定，分了我的心，我会后悔死了。让我分心的那个念头是：给急救中心打电话。

给急救中心打电话，必须给急救中心打电话。我想着打电话这件事，但记不起电话号码来了。我只要问一下查号台、警察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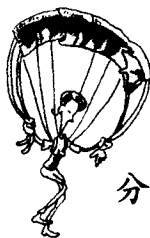


或是消防队，就能知道那个电话号码。谁都记得急救中心的电话号码，除了我，除了今天晚上的我。

我在电话旁边转来转去，焦躁不安，但没有采取行动。我采取不了行动。采取行动就等于承认了不能接受的事，等于承认了不可能的事。承认他这个人也像别人一样会生病，也会这么脆弱，这不可想像！他不可能这样！

“去睡吧！”他说，声音很低，“明天再说。”

最后，我们相互望了一眼，轻轻吻了一下。他让我放心地离开，然后关上了房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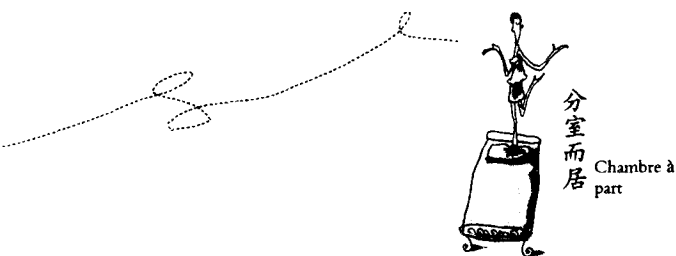
分室而居——美妙的结局

听到关房门的沉闷声音时，我常常感到后悔，后悔当初我提议分室而居。

那件事发生在几年前的一天晚上，发生在我们的女儿离开家之后。在那之前，我们曾经谈论过分室而居的事，但只是说说而已。环境出现了变化，相应地该有些新的互相吸引的方法。我们计划过，也设想过，玩些花样，创造些不寻常的煽情办法，改变一下习惯。

怎么样？试试单独过夜，各睡各的？

这想法让我们高兴。这样我们可能会体验到另一种欲望，更强烈，更火爆，更浪漫。两个人总睡在一张床上，一切就都成了例行公事。就这样，一种新的夫妻生活开始了，相互来往就好像陌生人拜访，一切又都变得出乎意料。不过，有的时候我不想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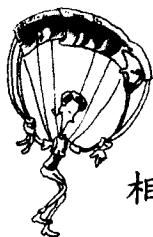
他离开。我会长时间地看着已经关上了的房门。我很容易就能把门强行打开，但是我放弃了。那样做违反我们的规则。

可是这天晚上，他不舒服了，我却很快地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倒头就睡。我就像是在“溜号”。

醒来以后，我觉得他好像好多了。

我走在街上的时候，电话响了。是个熟悉的声音，是我们那位医生朋友。他说话嘟嘟囔囔，除了两个词以外，我什么都没听懂。那是两个可恶的词：住院，心肌梗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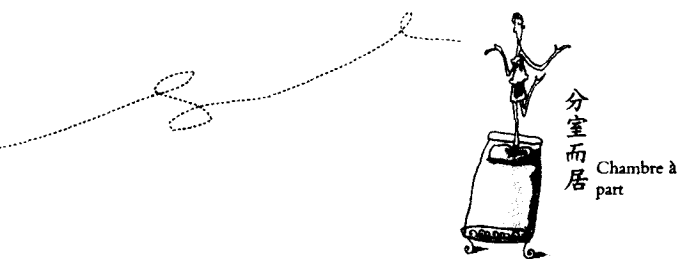
我父亲就是得心肌梗死去世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在叫出租车去医院的同时，给我那位当医生的女友帕特里西娅打电话。她极力安慰我，让我放心，其实她对自己说的话也没多大把握。她和我提起了我丈夫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情况，说他觉得不舒服，疲倦，总爱午睡（为他睡午觉我还抱怨过呢），发胖，因新近加税有些应激反应，看到他母亲去世有点害怕，想到了不可避免的老之将至，等等。挂断电话以后，我觉得她说的这一切我都看到了，但我却视而不见。就像当初我们两个开始来往的时候一样，我觉得自己无辜，但是有罪。



相爱，就是往同一个方向看

医院灰色的候诊室里空空荡荡。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天色阴暗，窗子上的玻璃看起来也是模模糊糊的。不知道当班的住院实习医生在什么地方。我看不到他。他在说话，声音模糊，沙沙的，像一台没找准波长的收音机。我上半身似乎被罩在一个塑料制的匣子里。话到我耳边时轻多了。说的是什么？我努力听着。是关于手术治疗的事，手术将在第二天进行，不过医生（名字后面带着个教授头衔）还没有确诊。也许要搭桥，搭一根或几根，甚至做个简单的血管成形术……这要等做过了各种检查之后才能决定。

“您丈夫跟大多数突然来到这里的人一样，在各方面都有点过度。酒喝得太多，饭吃得太多，烟抽得太多。因为这个‘太多’，身体造反了。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另外，手术进行中间和术后会



发生什么情况，谁也没有把握！”

他不再说什么了。我好像在盯着他看。不管怎么说，他以为我在盯着他看。他在等。我想问他几个问题。我的喉咙发不出一声声音来：我哽咽着，但是哭不出来。他又开了口：

“不管怎么说，他会像别的人一样，还得来这里……同样还是那些症状，因为他会重新开始喝酒、吸烟，他还会大吃大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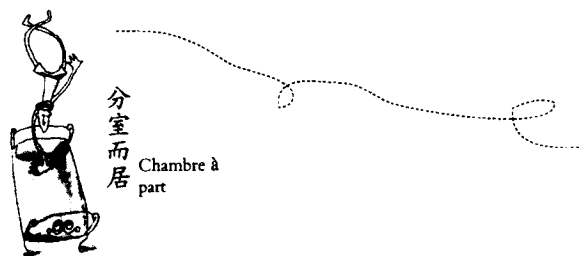
他最后这句话对我起的作用像放电。我突然发现我恨眼前的这个人。他没再坚持什么，消失了。

走廊里又来了个病人，是急救中心的医生们护送来的；病人的到来又突然引起一阵焦躁不安。那人躺在一副带轱辘的担架上，一动不动，脸上扣着个由一位医生拿着的氧气面罩，脸色蜡黄。前一天从埃莱娜和威廉家里吃饭回来，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蜡黄面孔。

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陈年往事，历历在目。三十年的夫妻生活，一段坎坷路程，有梦想，有失败，也有成功。

“相爱，就是往同一个方向看”，这是我母亲教导我的，她引用的是圣埃克叙佩里（1900~1944，法国小说家）的话。可我们两个总是往相反的方向看。我们是灵与肉都结合在一起了——虽然他肯定地说他没有灵魂，但是，和缪塞所主张的^①相反，我们

^①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他认为：“爱就是身心相与；或者更进一步说，是把两个人变成一个。”——译者注



总是不同的，但又是互补的。事情的奥妙之处在于：当现实事物已经开始动摇，不确定的事物在我们存在的这一瞬间已经走到前面并和未来连在一起的时候，我想的却还是“永远”。

我默默地流起了眼泪。

我不愿意再想下去了，忘掉这个悲惨的日子之后还可能有个未来。或回到昨天去，把时间冻结起来，不让它拥有今天。



让一个男人喜欢

很长时间的，我是烦恼接着烦恼。我觉得活得很累，没完没了。

生活是什么？

生活就是一种没有止境的苦恼，我就浸泡在这种苦恼之中。灾难性的神经官能症一直缠着我，就像狗总是追着自己的主人一样。在习惯形成的过程中，我终于开始对茫然若失的感觉有了些兴趣，这总算是一种能引起心灵震颤的东西吧。生活，真正的生活，终有一天会从这种毫无生气的日子里诞生。我一直抱着这样一个美好的幻想。

终于，一个男人，一个大约三十岁、活力四射的男人（对我这样一个二十岁的人来说差不多就是个“老头”了）向我吐露，说他“喜欢”我。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过去之后的第二天，